

说到鲁冰花,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耳熟能详到什么程度呢? 耳熟能详到你都记不起来是怎么知道的, 记不起来第一次是在哪里听到的。可是, 你曾经亲眼看到过鲁冰花吗? 我喜欢鲁冰花, 还是因为它们的美丽。它们与别的花不同, 哪怕仅仅是一小片, 也是五颜六色的, 几乎每一朵的颜色都不一样。姹紫嫣红这四个字, 好像生来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它们。你或许会说, 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姹紫嫣红的花, 比如……

鲁冰花不在我们的身边。它们无人呵护, 远离人烟, 一点都不娇嫩, 长在荒无人迹的高山上, 长在湖边的石头缝里, 长在其他一切植物难以生长的酸性土壤里, 日晒雨淋, 与狂风相伴, 还要忍受极度严寒……看, 它被狂风刮成了这个样子! 长在石头堆里的鲁冰花, 泡在水里的鲁冰花。如果在日出和日落时, 也就是光线最生动的那一刻, 你凑巧站在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鲁冰花花海面前, 你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惊叹: “难道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 是的, 鲁冰花是大自然最美丽的一种馈赠。

接下来, 介绍一下我

寻找鲁冰花

彭懿

的团队。团队? 你还有团队?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么一部备受瞩目的“巨作”, 一拍就是两年, 又全程在人生地不熟的“中土世界”新西兰拍摄, 背后当然要有一个超豪华的顶级制作团队了。我的团队成员如下: 张绪庄(三十七岁), 我的领队兼司机。他年轻时, 曾在新西兰摘过一年的草莓、葡萄和奇异果。张秀玲(年龄……反正很年轻就对了), 我的总制片人。她的起司煎蛋, 是我吃过的世界上最好吃的起司煎蛋——因为我以前只吃过番茄炒蛋。张心乐(第一年去时五岁, 第二年去时六岁), 一个安安静静的美少女, 她每天思考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如何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少女。张心同、张心言(双胞胎姐妹, 第一年去时一岁半, 第二年去时两岁半), 著名rap歌手, 清脆童声, 加上吐字不清, 不红都难, 两个人总是突如其来地为我们奉献一场唧唧呀呀的音乐会, 互相飙歌, 一唱起来就不肯停



下, 也不管她们的歌迷爱听不爱听。张绪庄的脸被挡住了? 双胞胎姐妹没看镜头? 好, 我再找一张清楚的! 既然是我的团队, 我们当然是天天紧紧地黏在一起啦! 不过, 我拍鲁冰花时, 因为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山路, 所以他们一般是等在路口。天气晴朗, 他们一家人就搭起一顶帐篷晒晒太阳或是野餐; 阴天下雨, 他们一家人就坐在车里大声地朗读图画书, 一般是读《猜猜我有多爱你》……日子过得既浪漫、悠閒又殷实, 让人羡慕。只是——要命的就是这个只是, 我一般一去最短五个小时, 最长有一次是八个小时, 一顿野餐吃上八个小时……算了, 还是哭吧! 还有一位, 是我的摄影助理。名字——应对方要求我就匿名吧。“嗨, 能回头看我一眼吗?” “山在前边……” 好吧!

第一年春天, 我来早了, 湖边的鲁冰花只是零星地开了几朵。第二年春天我掐准了日期, 来得正是时候, 鲁冰花开得艳丽无比。为了拍到最美的画面, 不管是遇到大河还是小溪, 我从来不会犹豫半秒钟, 就是两个字: 下水! 不下水, 又怎么能拍到这样的画面? 当然, 我每次都是走得小心翼翼。因为要是不小心摔倒, 相机掉到水里就完了。

可是有一天, 当我赤脚走进一条冰凉刺骨的小溪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我刚架好三脚架, 回头看了一眼太阳, 等我转过身来时, 我的尼康 D800 连同三脚架已经一起栽到了溪边的烂泥地里。我悲壮地发出一声惨叫, 扑上去把它捡了起来, 一看, 液晶显示屏上一片雪白, 它就这么走了, 当场阵亡。还有八天的追花之旅, 还有暗夜星空和璀璨的银河在等着我……一个摄影师没有了相机, 就

好比野兔没有了牙齿, 就好比白天变成了黑夜, 我是神志不清了, 可是你说, 我神志能清吗? 我躺在地上, 想死的心都有了。求心理阴影面积! 有哪位路过的好心人带铲子了? 行行好, 把我埋在鲁冰花的下边吧, 对了, 请务必选丛转弯处的。

应该是进水了! 我抱着它, 坐在“牧羊人小屋”的门廊上, 晒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太阳(其实不是晒, 应该叫炙烤)。没有人安慰我, 只有一只没有母亲的小山羊用嘶哑的嗓子咩咩地叫着, 叫得我心碎了一地。可是我没想到, 到了黄昏, 奇迹居然发生了。它又活了过来! 知道那一刹那我的心情是什么吗? 就是想飞! 路遇一片连绵数十公里的鲁冰花河谷, 美得让人不敢相信, 以为是到了天堂。当即决定不走了, 逼着张绪庄漫山遍野地找住处, 最后找到一座小小的“牧羊人小屋”住了下来。六天里, 烈日下、大雨中, 披星戴月地拍遍了整条河谷。最后, 如果不是花妖们齐声哀求“求求你快走吧, 我们快要被你拍疯了”, 我还不舍得离去。一抹夕阳突然映红了远山, 赶紧连拍了十几张, 还以为拍到了绝美大片。可回来放大细细一看, 不知是被泛滥的河水浸泡过还是什么原因, 花不是折断了, 就是已经枯萎烂掉了。这个夜晚, 注定是一个沮丧的夜晚。谁也不要



鲁冰花

彭懿 摄

惹我! 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有时, 我会趁人不备, 偷偷地翻过栅栏或是铁丝网, 溜进去拍鲁冰花。嘿嘿, 其实方圆数十里根本就没有人, 这些栅栏和铁丝网, 是为了防止牛和羊跑出来。不溜进去, 我就不就永远与这样的美景错过了吗? 我会悔恨终生的!

这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鲁冰花, 就在路边的一个斜坡上。我头一次从它身边经过时, 它矮矮的, 我还以为是一片绿色的牧草。可二十天一过, 当我再次从它身边经过时, 它已经开成了一片烂漫如晚霞般的花海, 有齐膝那么高。《寻找鲁冰花》彭懿文撰, 即将由连环画出版社出版)

好的家具

龚德位

去看黄花梨家具展, 这些作品是可以出售的, 但主办方并没有标价, 只有编号。朋友说: “也许标了价怕吓倒来参观的普通人吧!” 这些家具, 有的几万, 有的十多万。很多人都喜欢黄花梨家具, 它的材质与手感都特别让人着迷。但我觉得除了观赏, 家具更重要的是供人使用。一套完整的黄花梨家具唯有通过人的使用才算完成它被创造的意义。

但是悖论又来了: 很昂贵的家具摆在家中会不会又让你陷入一定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呢? 坐上好几十万的凳子, 一定会担心这里被弄脏了, 那里被弄坏了, 这样一来反而违背了坐下来休息的那份轻松、闲适。展会参观下来, 我自己感觉就像一位富有的买家, 看遍了总价上千万元的家具。当我从展馆走出来的那一瞬间, 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心情。看过也即拥有。



非机动车停放也应规范

吴文元

每天出门, 一些路段的人行道被各种停放的非机动车堵得严严实实, 行人很难通过, 只能走慢车道, 甚至快车道,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既影响交通, 存在安全隐患, 也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其实, 有些道路两边的隔离带并没有建花坛, 完全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记得前几年交通大整治时, 一些路段在人行道上划了禁停线, 并在隔离带划了停车区, 还有专人监管, 不仅控制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而且停放整齐有序, 人行道十分畅通, 店家门前也干干净净。

大整治结束后, 曾保持一段时间。但由于不再有人监管, 很快使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又卷土重来。因此, 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 应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一种方式是在非机动车停放较多的地方设收费停车区, 一种方式是招募志愿者进行规范化管理。现在的非机动车电动车占了多数, 体积大, 占用的位置大, 不亚于摩托车、轻骑, 对不按规范停放的, 也应给予罚款处理, 逼他们养成有序停车的好习惯。



孩子诞生, 他的第一个人生导师是谁? 是他的妈妈无疑。学习也好, 性格也好, 人品也好, 各方面都出色的孩子, 基本上都有一个好妈妈。见过一些不称职、不合格的妈妈。殷殷的妈妈本来是一个白领, 生下儿子后, 辞职做了全职妈妈。零岁到上幼儿园为至, 自己在家带孩子, 再请一个打扫买菜做饭的钟点工阿姨。国外有不少全职妈妈, 待孩子上学后, 妈妈重新再找工作。想法不错, 也得到殷殷爸爸的支持。但是, 殷殷妈妈太爱孩子, 什么都依着孩子。本来吃喝及作息规律, 是应该由理智的妈妈来确定的。根据孩子的特点, 因势利导, 科学养育。孩子肯定被爱着, 但孩子还是要做“规矩”的。殷殷家的现实是孩子在给妈妈“做规矩”。

劝; 一个咳嗽, 全家开步去医院; 一个不开心, 马上要献上礼物献上许诺。“宝宝乖! 去动物园也没有高兴起来是不是? 那星期天我们去植物园!” “宝宝不要吵噢! 爸爸加工资啦! 今年春节妈妈带你去香港迪斯尼!” ——不断吵闹的殷殷, 在亲戚的眼里, 差不多是一个“多动症”孩子。一块儿在饭店里吃饭, 一会儿要汤, 汤打翻; 一会儿爬上桌, 翻菜。他妈妈自己带了家里的特制粥, 饭桌上有那么多菜, 结果殷殷还是几乎没吃啥东西。“不知这宝贝到底要啥?” ——几个年老的女亲戚, 忍不住窃窃私语。“看这做娘的, 累得噢! 自己顾不上吃, 脸色苍白, 孩

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叶露

这样差?”——乘殷殷妈妈带孩子去卫生间的当儿, 亲戚们小声议论。“我头都晕了。这样的饭, 我是吃不下去了。请原谅我早退了。”——孩子那体弱的大姑妈退出了酒席。孩子的叔叔很喜欢殷殷, 休息天, 也不时带孩子开车去公园、游乐场玩。殷殷的妈妈看这个小叔叔像自己的救星一样。因为叔叔没有爸爸工作忙, 叔叔对孩子的耐心也比爸爸好。但随着殷殷越长越胖, 越来越顽皮, 他不敢多带侄子外出。若惹出什么祸, 他这当叔叔的, 可怎么承担得起。领到玩具店, 不买给他, 他躺地上不起来, 那倒也算了, 最多费点钱。去游乐场, 一定要

子也没养好的。不是全职在家带孩子? 怎么手势这样差?”——乘殷殷妈妈带孩子去卫生间的当儿, 亲戚们小声议论。“我头都晕了。这样的饭, 我是吃不下去了。请原谅我早退了。”——孩子那体弱的大姑妈退出了酒席。孩子的叔叔很喜欢殷殷, 休息天, 也不时带孩子开车去公园、游乐场玩。殷殷的妈妈看这个小叔叔像自己的救星一样。因为叔叔没有爸爸工作忙, 叔叔对孩子的耐心也比爸爸好。但随着殷殷越长越胖, 越来越顽皮, 他不敢多带侄子外出。若惹出什么祸, 他这当叔叔的, 可怎么承担得起。领到玩具店, 不买给他, 他躺地上不起来, 那倒也算了, 最多费点钱。去游乐场, 一定要

七夕会

乘红色颜色的那马车, 已经坐在红色马车上的小朋友, 若他肯让, 也就OK了。最令人头痛的是, 叔叔开车, 殷殷在车里, 一小时有一小时的不消停; 两小时有两小时的不太平。从这个座位起来, 挪到那个座。头凑到驾驶员近身, 要爬过去, 还要摸方向盘。殷殷的妈妈压根降不住他。每次车行, 搞得像冒险。“阿哥, 大概殷殷见你还是有点怕的。我是不敢开车带他了。哪一天他冲上来, 一定要把方向盘弄着玩玩, 要出大事体额。依要当心这问题。现在小, 恶劣的习惯纠正还来得及。”叔叔说。“小啥小!” 殷殷爸爸气呼呼地说。殷殷跟在妈妈身后, 欢天喜地地从卫生间出来。殷殷的爸爸担忧: 去了幼儿园, 殷殷会否遭老师的讨厌。老师是否能够教育好他的儿子。

丁聪到了耄耋之年, 依旧爱署名“小丁”, 似乎长勿大格。由于华君武与他曾经掌过新民晚报创办《漫画世界》的正、副主编, 所以我也与老前辈小丁沾上了光, 不时会去麻烦他。近日他的《丁聪百年·漫画一生》留念大展开幕, 油然想起麻烦他的二事。其一是本埠黄浦区发掘出了一样美食叫“荣华鸡”, 是用中药材做调料的, 不仅味美兼有滋补, 而且借鉴连锁新模式, 到京津做品牌营销。晚报派我北大报道, 到京请颇爱美食的小丁来品评, 翌日他画了一幅《斗鸡图》, 鼓励国粹品牌“荣华鸡”敢与洋品牌“肯特基”竞争一番!

有一年全国晚报年会在沪召开, 由倪新民做东。丁法章总编要我选一家来欢宴贵宾, 左选右择, 最后决定在坐落云南路美食街首的长安饺子楼, 因为那楼有“导吃先生”, 上一味饺子讲一个故事, 上野菜馅饺就说起薛平贵“探寒窑”……大轴戏是小如珍珠的珍珠饺火锅, 竟说到八国联军侵华逼使西太后逃难的野史。经各家晚报一宣传, 港台乃至日本电视台也纷纷沓来专访。华老小丁来漫画世界讨论编务, 我邂逅他俩问道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长安的“口腹之娱”? 长安经理朱林发是个漫画迷, 亲自为他俩导吃, 小丁吃得满意又听得开心, 竟为他画了一幅工笔漫画肖像, 画面上还呈现热气腾腾各种大小饺子, 来点赞无限创意的百饺百味!

尊称小丁为老前辈, 因为我受他熏陶也曾做过舞台美术设计。此次展览中有他为上海剧社演出的陈白尘《升官图》设计的独特风格布景和漫画夸张人物造型, 记忆犹新。此戏是在1946年演于光华大戏院。这戏院土地是我家祖传的, 由广东银行“租地造屋”成了戏院; 屋归原主后, 文化界地下党领导于伶率上艺社来演话剧, 《升》剧尖锐地讽刺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受贿枉法, 所以大快民心。导演是黄佐临, 主演是兰马、白沉等, 连连客满, 一票难求! 国民党反动派竟指使流氓向丁聪设计的戏院海报泼大粪来破坏公演。家父正束手无策, 于伶及时请来了“国母”宋庆龄到光华观摩, 才平息了当年轰动一时的事端。丁聪舞美设计具有诱人魅力, 所以让我也爱上这一行。

国庆十周年我受邀为蒲仙戏晋京献演剧目《团圆之后》担任舞美设计, 以及后来为文彬彬、范哈哈设计滑稽戏, 都是有小丁风格的舞美设计。

多文以为富

那秋生

《礼记·儒行》云: “多文以为富。”这就是所谓的大儒大雅风范, 如郑逸梅先生有自己的准则: “不与富交, 我不贫; 不与贵交, 我不贱; 自感不贫不贱, 就能常处乐境, 于身心有益。”他有儒雅的风骨, 心理不会失衡, 总是静对内心, 于是写出了星光灿烂般的文章, 成为著名的“补白大王”。他的补白, 其实不是补字纸的空白, 而是补自己生命的空白。人生既无空白, 便无所谓失落, 还要去追逐什么身外之物吗? 且看如今的许多读书人, 早与儒雅似乎毫不相干了。因为没有了“多文以为富”的那种心理优势, 很容易被权力、金钱、美色重重包围, 常常弄得心中忐忑, 自惭形秽, 岂不哀哉?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

养育